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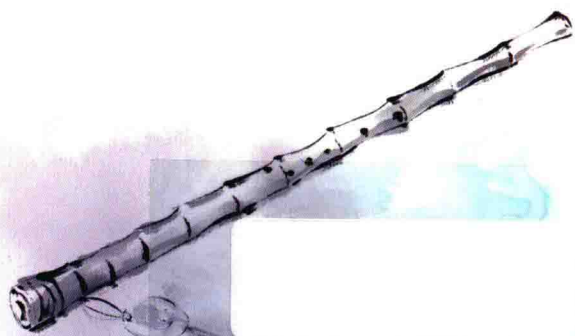
娇娇无双

jiāojiāo
wúshuāng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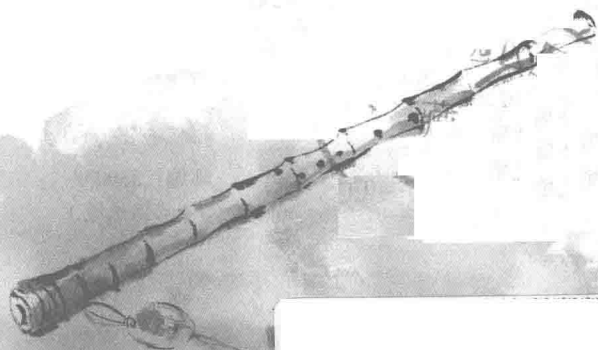
林家成
作品



娇娇无双

「上卷」

林家成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娇娇无双 / 林家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00-1663-7

I. ①骄…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7882 号

娇娇无双

林家成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丁元元

特约策划 丁元元 马晓婧

营销统筹 蕊 蕊

装帧设计 80 零·小贾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黎紫薇 袁 蓉

特约编辑 马晓婧

营销推广 陈 晨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62.5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ISBN 978-7-5500-1663-7

赣版权登字: 05-2016-4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美人姬姁有神通	001
第二章 初相遇	015
第三章 从建康来的美男	034
第四章 美男有陷阱	052
第五章 赤壁滩头琴心动	063
第六章 周郎虽美非良人	079
第七章 姬姁相救谢家郎	094
第八章 风雨同程	111
第九章 妙手赚来无数金	126
第十章 兰陵萧奕和陈郡谢琅	145
第十一章 酒后真言生事端	160
第十二章 为拆官配奔千里	178
第十三章 贩奴船，两心知	196
第十四章 巧计除蛇蝎	212
第十五章 一夜暴富	227
第十六章 北魏来使	247
第十七章 脱算计官配遭流放	265
第十八章 谢郎挖坑擒美人	282
第十九章 掳卿高飞谢郎装病	299
第二十章 长江河畔风与情	312

美人姬姁有神通

七月的荆州，树木葱郁，雨水连绵。

年方十三四岁的姬姁，坐在一辆驴车上，出现在青山县的一个偏远村落。姬姁年纪虽幼，却生得甚是貌美，她天庭开阔，挺秀的琼鼻直冲印堂，一头秀发乌压压的。在普遍都是黄脸黑牙的地方，她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晃晃地耀人眼，一看就是个出身良好的娇娇女。

只是，比起江南大部分她这个年龄的女子来说，她却是生得高挑了点，而且那双直入双鬓的眉，那眼皮内双的凤眼，更衬得她的这种尚显稚嫩青涩的美貌骄纵了些。

姬姁是荆县人氏，一年前，她的父亲刚刚过世，不久后母亲也过世了，家里还有一个幼弟，不过那幼弟并不是父母亲生的。真说起来，现在偌大的姬氏一族，只剩她一人了。

是的，是偌大的姬氏一族。姬，乃黄帝之姓，也是统治了中原大地八百年的周王室的姓氏。在先秦时期，姬乃天下第一姓。

姬姁伸出头来，朝着堤岸下大片大片的良田，以及坐落在树林中隐隐可见的村落看了会，渐渐地双眼发直，眉峰微蹙，很久都没有动一下。

一汉子诧异地唤道：“小姑，小姑，你怎么啦？”

姬姁还在看着那村落，突然地，她双手抱头，呻吟出声。

见状，两个汉子和驴车上的驭者担忧地叫道：“小姑，小姑。”

姬姁猛地晃了晃头，哑声道：“我没事。”

驭车的老者在前方说道：“小姑，这一个月里你总是头痛，叫你卜卦你又不愿，寻医吧这附近又没有出名的大夫……”

不等他唠叨完，姬姁便轻声打断道：“黎叔，我没事的。”她端直着腰背坐好，脸色虽然苍白，眉眼间却恢复了平静。姬姁说道：“我只是这阵子老出现幻觉，休息不太好罢了。”

姬姁提到“幻觉”时，脸色有点异样，她又转头看向堤岸下的良田。

前方这个位于堤岸下的村落里，有记在她名下的良田一百亩。这一百亩良田，是姬姁不多的财产之一。

青山县她还是第一次来，可就在刚才那一眼，她的眼前竟然出现了幻觉。幻觉中，滚滚的污浊洪水铺天盖地而来，它们冲开眼前这片堤岸，轰隆隆地辗压过去，覆灭了眼前这个炊烟袅袅、树林葱郁的村落。

可是，等她再一眨眼，那异象又通通消失了。

这不是姬姁第一次出现幻觉，这一个月里，类似的幻觉已出现三回了。第一次，她看到一个新认识的人后，马上便知道了那个人的姓名来历。第二次，她在官道上，偶尔听到有人弹琴，竟判断出那人所用的古琴名，以及那一刻钟的弹奏里共犯了几次指法错误，可事实上，她不过十三四岁，才刚刚接触琴道。第三次则更是离谱，在逆旅夜宿时，听到几个士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整整一个时辰，他们所说的每一句出自何经何典，下一句是什么，上一句又是什么，她竟然一清二楚！

而现在，她竟是看到了洪水滔天！

想到自己前三回所见的幻觉都得到了验证，姬姁的脸色难看起来。

这时，黎叔的声音传了过来：“小姑，前方有道了，我们进村吗？”

姬姁抿了抿唇，向前方眺望了一会儿，朝着堤岸一指，说道：“时辰还早，沿堤逛逛吧。”

“好嘞！”两个部曲响亮的应答声中，驴蹄嗒嗒，车辆向前驶去。

彼时，太阳刚刚由中天转往西边，这七八月的天气里，它白灼灼地挂在天上，照得大地一片闷热。

闷热中，东边一阵闷雷传来，部曲庾沉朝东边看了一眼，嚷道：“又打

雷了！一连半个月天天炸雷响个不停，也不知那地方被雨水淹成什么样了。”

另一个身材瘦小、三角脸型、一脸精明相的孙浮说道：“五天前咱们遇到的那伙商贩不是说过嘛，这阵子啊，七八个县都是雨下个不停，他们那里的龙王庙，香火可比往年旺多了。”

两个部曲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而他们的眼角，时不时朝自个儿小姑身上瞟上一眼，见到姬姁脸色苍白如纸，两人忧心起来。

又走了一会儿，黎叔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喂，好多人呢，这些乡民在干什么？”

姬姁三人顺着黎叔的目光，朝着前方看去。

只是一眼，孙浮便叫道：“这些人在修土龙呢。”他踮起脚跳了两眼，“啊，那几棵树后有一个土地庙，还是个新建的。是了，定然是土地庙地势过低，乡民们担心雨水一来淹了神像，惹怒了土地爷，在忙着建土龙挡水呢。”

自东汉以降，二百余年，战争四起，皇朝换了一个又一个。这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不是阳压倒了阴，便是阴盖住了阳。像如今这时代，死的人太多，既没有堂堂正正、慑服万众的朝廷龙气压服鬼魅，病苦交加、生活窘迫的生民也没有充足的自身生机阳气来镇住灾戾，所以疾病常有而神魂不安者众多，使得时人都信鬼神。而荆州一地的乡民，更是出了名的喜建“淫祀”，佞信妖鬼。如这土地庙，便是民间常建的淫祀之一。

就在这时，对面驶来了六辆华贵的牛车。

望着那浩浩荡荡的架势，黎叔连忙驱着驴车避到了一旁。随着那牛车越来越近，孙浮惊喜而激动地说道：“小姑，那是世族呢！”

姬姁“嗯”了一声，她和三个仆人一样，都低下头态度恭敬地避着。

还隔得老远，姬姁便听到了牛车队伍中传来的欢声笑语，一个少年郎君说道：“听说卢子由就住在那罗水村，我还以为是何等山峰奇秀之所，没有想到竟如此普通。”

这些人说说笑笑之际，转眼便过来了。

黎叔等人越发恭敬卑微，特别是站在姬姁旁边的孙浮，几乎是半个身子都佝偻了。

缓缓驶来的牛车中的众人，目光漫不经心地瞟过了姬姁。这时，一阵轻笑声传来：“喂，这个小姑倒是生得骨秀神清。”

说话的是一个中年人，几乎在他的声音一落下，他旁边的一个青年就马

上接口笑道：“这等寒族之女，十九叔要是看中了，尽可取了来。”

姬姁的唇猛然抿紧。

那中年人哈哈一笑，说道：“也不算多稀罕，莫要节外生枝。”

中年人丢下这句话后，那些锁在姬姁身上的目光便淡了去。很快地，这支队伍在姬姁等人的目光中，进入了堤坝下的罗水村。

望着他们进入罗水村，姬姁微抿的唇一抽，揉搓起眉心来。刚才，她的眼前又出现幻觉了，却是覆灭了整个罗水村的滔滔洪水中，多了十几具锦衣浮尸。

真是的，这些人也不过顺口欺了她两句……

姬姁蹙了一会儿眉，猛然站了起来，她指着东边，认真说道：“浮叔，如果东边的洪水淹到咱们这里来了，你说它是会冲垮这片堤坝还是进入这片山涧？”

黎叔笑道：“小姑，你又在瞎操心了。青山县可没有下雨，怕什么洪水？”他指着那支浩浩荡荡的牛车队伍，又说道，“那些大人物可是什么都懂，他们都不怕，小姑你又有什么好怕的？”

孙浮更是格外恭敬地说道：“老黎说得极是，刚才过去的可是世族！这些高贵的世族，他们什么书没看？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他们都没有感觉到不妥呢！”

姬姁却是目光坚定地看着三人。

三人只好认认真真看去。过了一会儿，庾沉说道：“自然是进入山涧。土地庙所在的那一片明显地势偏低，地方又大，山涧更是可以泄洪。”转眼他又说道，“不过，等这些村民把山涧填平了，再依惯例垒起个二丈来高的土龙，那就说不定了。”

姬姁点了点头。

刚才的幻觉，实在太清楚太真实了，她只要一走神，便能看到那浮尸成堆、茅屋漂浮、乌鸦遍野的惨状。它们是那么真实，真实得她仿佛还能闻到浮尸上散发的臭味！

姬姁又转头看向村落，刚才出现幻觉时，她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在说，正是这一次洪灾淹没了她名下的一百亩良田，使得她元气大伤后又引发了一连串的事故，竟是一生都没有翻过身来。

这时，庾沉说道：“小姑要是实在担心，咱们就不到村里住，先住在外

面，看看情况再决定？”

姬姁点了点头，她深吸了一口气：“走！我们去本地最有名的巫祝家！”

时人极信鬼神，所以巫祝十分流行。几乎每一个县城，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或著名或名不副实的巫祝。这些巫祝为百姓问卦看风水以及带头祭祀鬼神，有的巫祝还身兼大夫之职。可以这样说，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神医，都擅长巫祝之术，如陶弘景，如葛洪。

听到姬姁这么要求，三人一呆，年纪最大的黎叔小心地说道：“小姑，这可不是能够开玩笑的小事啊。罗水村里可是有贵族的。要是惊动了他们又没个合理的解释，可是会出大事的！”

姬姁盯着他一会儿，只是说道：“去巫祝家！其余的，我自有主张。”

姬姁是主子，三人听到姬姁语带不善，也不敢坚持了。

不一会儿工夫，几人便寻到了本地最有名的巫祝那里。相比起普通庶民家的茅草屋，眼前这个巫祝拥有的二层木制小楼显得华贵多了。

黎叔把二十斤粟米一放，巫祝的徒弟和妻儿便退了下去，把空间让给了这几个远道而来的客人。

六十来岁、面目黄瘦的老巫祝黄叟端起表情，说道：“尔等找吾，不知何求？”

姬姁朝孙浮等人瞟了一眼后，提步走到巫祝的对面坐下，与此同时，黎叔等三人站在了房门和窗口处，并把它们小心关合起来。

那巫祝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一袋充当钱币用的粟米上，漫不经心地瞟了姬姁一眼，他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洛阳腔再次说道：“尔有何求？”

姬姁把目光转向黄叟，严肃地说道：“罗水村的村民正在给土地神修护山土龙，我希望巫祝能去告诉他们，接下来半个月里，青山县将大雨不断，让他们放弃修土龙改为收谷粟。”

姬姁的话几乎是刚一落地，黄叟便咧着一口黄牙哈哈大笑起来：“荒唐！此言荒唐！小姑是在开玩笑吧？”

他的话音刚落，只听得铮一声，孙浮抽出袖间的短剑，把它架在了黄叟的颈脖子上。

前面，姬姁端端正正地继续开口道：“当然不是玩笑。”

黄叟的脸嗖地沉了下来，他瞪着一双黄浊的眼盯着姬姁，也不理会颈上的短剑：“你这小小姑子，竟敢胁迫于我？”

姬姒说道：“巫祝也可以不答应，只是我既进来了，就没有白手出去的道理。巫祝实在不应，那我只能取了巫祝的性命去。我看巫祝这屋的屋梁甚好，若是把巫祝吊在其上，再用巫祝的血写上一句‘吾夜观天象，料以青山县内将有半月大雨……吾泄天机，妖鬼杀吾……’，想来一样能达到目的！”

黄叟脸色大变，那双看向姬姒的眼中，终于出现了惧意。

姬姒一笑，说道：“看来巫祝是明白了，既如此，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吧。”

罗水村。

在整个青山县，罗水村的景致都是出了名的秀丽，小小的村庄，左侧围绕着一如玉带般清澈见底的湖泊，湖泊中间还有一个风景奇丽、群鸟集居的小岛，岛旁还住着隐士，所以这罗水村民，那是惯见世族。

那支牛车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驶入村落时，见到的村民，虽是人人低头迎候，可孩童们只是安静地候于道旁，没有喧闹追随。

年已三十岁，白净面孔的陈十九郎见状，感叹地说道：“也不知卢子由是怎么想的，既然喜欢这里，何不把这地方变成自家庄园？”

一个毕恭毕敬地跟在他身后的青年马上笑道：“这等名士的想法，谁又真正清楚呢？”

彼时，晋室已亡，天下已由寒门刘氏统治，清淡之风虽在，名士却已不多，更多的，是越来越多的以自家门第为傲，尸位素餐的伪名士和纨绔子弟。

就在这时，年少俊秀的苏十三郎惊道：“怎么还有访客？”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果不其然，只见前方那掩映在树木中，与那小岛只隔了一座四十米不到的木制浮桥的小屋前，停了七八辆华贵至极的马车。

眼前这些车，全部以马为驭，而且是清一色的雪白骏马！

陈十九郎盯着那些马车看了会儿，说道：“这马车上没有家族徽章，不知里面是何等人物。”

他的声音几乎是刚落，一阵悠扬的琴声就从小屋中飘然而来。

也是这琴声一出，陈十九等人齐刷刷地瞪大了眼。

这些人，都是诗书传家，数百年来，世世辈辈都浸泡在书海琴山中。这样的出身，注定了他们就算一无所学，可眼力目力都是不俗的。也正是因为

不俗，屋中人寥寥几下琴音，他们便神为之消、气为之夺。

琴声刚起，却又止歇，显然那人只是随意拨弄了几下琴弦，然后，屋里传来了说话声。

说话声并不大，不一会儿工夫，吱呀一声房门打开，一个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部曲退了出来。

十个部曲退出后，接着退出的，是四个婢子。

这几个婢子刚一露面，就听得扑通一声，站在陈十九郎身后的那个青年，一个不慎踩到了石块摔倒在地。

可他这个模样，他的同伴无暇注意，因为，包括以风流自诩的陈十九郎在内，都看那四个婢子看呆了去。

这四个婢子，人人轻锦薄衫，人人容颜如画，真真称得上绝世之姿。这样的女子，任哪个地方出现一个，都会引起无数轰动，可这里却一次性出现四个，而且她们的身份，还仅仅只是人家的侍婢！

就在众人屏住呼吸时，一个身着白衣的公子，缓缓踱了出来。

苏十三郎赫然发现，原来那四个婢子，也不过如此，原来，这世间最让人目眩神迷的，并不是精致的五官，而是无与伦比的风姿气度。

白衣公子自带华光，他踱出木屋后，目光漫不经心地瞟向陈十九郎等人，他目光所到之处，包括陈十九郎在内，都自然而然地低头行礼。

白衣公子朝着他们微微颌首回礼，提步走向最前面的那辆马车。

马车启动，浩浩荡荡地越过陈十九郎等人，迤迤而去。

众人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去。

也不知待了多久，苏十三郎率先清醒过来，他喜悦地叫道：“那是陈郡谢氏的谢十八郎谢琅！李公曾云，世之俊彦，谢之琳琅。除了谢琅，没有人有这等风姿！”

“谢琅”这个名字一出，嗡嗡声大起，陈十九郎双眼放亮地说道：“他就是谢琅？怪不得了，怪不得了。”

“怪不得世人都说谢琅风流，连到这等穷乡僻壤，他也随身携带四个绝色美婢，果然风流过人。”

“见了谢琅还提什么美婢？这凡间的姿色，凡俗的男女，都不配与之相提并论！”

七八个世族中人越说越是兴奋，见过了谢琅，他们对于拜访卢子由一事，

已是意兴索然。

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原本奔忙着给山神庙修建土龙的村民们回来了。二三百个村民拿的拿锄头，牵的牵牛，一边走一边吵吵闹闹，令这寂静的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过了一会儿，一个村民大叫大嚷起来：“各家各户听好了！黄叟说了，接下来半个月青山县内会有连天暴雨！各家各户听好了！黄叟说了，接下来的半个月青山县内会有连天暴雨。”

无数的村民村妇从茅草屋里钻了出来，在此起彼伏的询问声中，那村民再次扯着嗓子叫嚷道：“各家各户听好了！如今秋收在即，我们不能让暴雨冲了谷粟去，趁还有四日天晴，所有人放下手中杂事齐去收粮。同时，每家每户抽一丁修理堤坝，堵塞漏口，以防暴雨成洪！”

这些世族，虽然里面有几个学识不错的，可这观天象知时节，却是极为高深的本事，他们中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听了也就听了。

又议论了谢琅一会儿，世族们一声令下，众仆役便在卢子由的木屋旁搭建起茅屋来。

自三国以来，世间以隐士为贵，而不管是世族还是大士族，又或是皇家，都以礼遇隐士为荣。卢子由在这荆州一地，乃是有名的隐士，陈十九郎等人前来寻访，一是借此机会游山玩水，二是借他抬高自己身价。

可是话说回来，这世间隐士，多是狷介狂妄之人，陈十九郎等人虽有世族身份，却无贤名，他们直接求见卢子由，最有可能得到的结果是被扫地出门。所以，他们每访一个隐士，便会选择在其侧住上几天，能够与隐士说上几句话自是很好，如果对方白眼相加，那也不要紧，只要能相伴为邻结庐而居，把诚意摆出来了，回去后就是谈资。

转眼到了第四天了。

这四天里，世族们白日畅游青山，夜晚则回到罗水村里居住，猎兔烤肉、谈玄论道，真真风雅无限。

第四天傍晚，卢子由从木屋里出来了。

卢子由年约三十岁，五官清癯，宽袍大袖，于夜风吹拂下飘然而有神仙之姿。

陈十九郎等人见他出现，连忙站了起来。

就在他们迎上时，卢子由却朝着村中走去。

不一会儿工夫，卢子由便与忙忙碌碌的村民们遇上了。村民们心事重重，在那里大声谈论：“四天过去了，天空连朵云也没有，太阳火辣辣的，哪里像是有雨的样子？”“对呀，我看这天热得很，根本不像要连下暴雨的样子。”“不会是黄叟相错了吧？”

连下暴雨？

卢子由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空，轻声说道：“谁说要下雨？”

里正连忙走上前去，恭敬地行了一礼，说道：“回卢公的话，是巫祝说的，他说这半个月里青山县会连下暴雨。”

“连下暴雨？”卢子由哈哈笑了起来，他指着西方，说道，“太阳沉下去的地方光明灿烂，众虫也都安守本位，兼之北风徐徐而来，谁说有雨？”卢子由抚着长须，继续说道，“别说有雨了，之后半个月，没有干旱算是好的。”

卢子由那是何人？他是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士族也上门求见的大人物！

过了一会儿，一个村民大喊道：“不好，黄叟自己无能，却妨碍我等祀神。我等香都点了，黄道吉日都选好了，却在垒土龙时半途而废，若是真个下暴雨，我们还有个理由，现在这情况，只怕土地神会怪我们怠慢。”

“去问过黄叟！”

“对！找他讨个说法！”

众村民越说越激动，一个个拿的拿锄头，提的提扁担，一窝蜂朝着黄叟的住处赶去。

卢子由眯着眼睛看着义愤填膺的村民们。这时，陈十九郎等人围了上来，一人说道：“那个黄叟，家有二层阁楼，置有婢仆，其妻还着锦罗，要不是知道他只是个普通巫祝，还会让人以为是豪强之家呢。当初我还以为他是有真本事才如此富裕。”

这罗水村的村民家家都是茅草屋，可他们供奉的巫祝，却是华屋婢仆，这不是吸了民脂民血吗？这人的话一出，卢子由皱起了眉头，说道：“既如此，我等也随着这些村民，去问问黄叟。”

陈十九郎等人连声说好，于是，众世族也跟在了村民的身后。

罗水村的村民在发现卢子由等世族也出动了时，更是激动了。不知不觉中，整个罗水村的男女老少都跑了出来，村民们汇成人流，朝着住在堤坝上小镇里的黄叟家走去。

这时刻，凑热闹的，闹事的，前来看世族的，挤挤攘攘足有七八百人。七八百人组成的人流，出现在傍晚这个农闲时分，连十里外的小镇子也给惊动了。

就在众人上了堤坝时，一阵急促的驴蹄声传来，却是陈十九郎的两个仆人把黄叟带了过来。

看到前方黑压压的人群，有了不祥预感的黄叟已是身如抖糠。

众村民一窝蜂围上了黄叟，怒骂起来：“黄叟，你为啥要哄骗我等？”“明明没有雨，你非说有雨，要是土地神震怒，这个罪过谁来担当？”“黄叟，这些年来俺们信你，你却欺骗俺们……”

热闹中，也不知里正喝了一句话，众村民安静了下来。

黄叟本来心中一喜，抬头看到逆光走来的几个贵族，顿时脸色如土，本能地自救起来。

只见黄叟猛然扑到了卢子由脚前，涕泪交加地叫道：“大人，大人啊！不是这样的，不是小人非说有雨，是有人逼迫小人这样做的啊。”

他越说越清醒，又道：“大人，小人是被胁迫的。那伙人有四个，为头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他们就住在镇上，小人可以带你们前去。”

这说法有点新鲜了，不管是苏十三郎还是陈十九郎，都笑了起来，便是卢子由也蹙起了眉头，浑然不信的样子。

就在这时，黄叟看到了正从土地庙方向过来的姬姁四人，他猛然站起，声音高亢地叫道：“就是他们，大人，就是他们四个！”

嗖嗖嗖！所有的人都回过头去。

姬姁今天是来检查堤坝的，远远看到这边人山人海的，她一时起了好奇心。可刚一靠近，便看到黄叟跪在那里，还指着自已大喊大叫，瞬间，姬姁后悔了。

可这时，一千来双眼睛都已盯向了她！

姬姁抿了抿唇，明白退是无法退的了。

于是，在黄叟兀自尖利的喊叫声中，姬姁缓步朝着卢子由等人走来。

来到卢子由面前，姬姁朝他和众世族行了一礼，声音清脆地说道：“荆州姬氏女，见过诸公。”

陈十九郎等人本是不相信黄叟话的，毕竟，姬姁一个好好的小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哄骗村民们？

可现在，他们看到姬姁身后的三仆，看到四人的表情，马上明白了，黄叟说的是真的！

一时之间，卢子由有了兴趣，他抚着长须，好奇地问道：“你这个女子，为什么要撒这等大谎？”他说道，“老夫实在不知，这对你有何好处？”

姬姁抿了抿唇。

看到姬姁唇瓣嚅动，却久久无一字辩解说出，村民们强忍着怒火，便是卢子由，脸上也有了不耐烦。

陈十九郎率先开口了，他说道：“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女子明明做错了事，却讷讷不能言，分明是心中有鬼。卢公，对这等贱民，何必多加废话？”

陈十九郎声音一提，喝道：“来人，把这女子送到县衙里去！”

姬姁嗖地抬起头来。

就在她唇瓣一张，准备开口时，猛然地，远方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那巨响是如此惊人，它震动着地面，似是万马奔腾，又带着一种让人胆寒的天地之威！

而就在巨响传来的那一瞬间，牛也罢驴也罢，都嘶叫起来，它们拼命地挣扎着，想要逃离主人的束缚。

也是巨响传来的那一瞬间，远方哭喊震天，有撕心裂肺的惨号声传来：

“发大水啦——发大水啦——”

紧接着，一个部曲策马疾驰而来，只见他远远便嘶喊道：“快，快！全部赶到高处来，俚县堤溃了，大水淹来了！”

不过，部曲的嘶喊声，转眼被那轰隆隆的巨响掩盖了。却见视野的尽头，一道冲天白浪奔泻而来，不过几句话的时间，它们便从小镇的方向冲到了众人眼前！

从来天地之威，最是可畏可怖！一时之间，众世族吓得尖叫不已，村民们更是一个个软倒在地。

眼看众人都乱了套，卢子由暴然厉喝道：“安静！安静！”

这个时候，民众最需要的便是权威，卢子由喝声一起，乱成一团的村民和世族，一个个眼巴巴向他看去。

于洪水暴泄而来的嗡嗡声中，卢子由暴喝道：“慌什么？别忘了你们这几天加固了堤坝！”同时他朝土地庙方向一指，再喝道，“再则，那里地势

更低，洪水来了自有去处！”卢子由的喝叫声刚止，他便悚然一惊，腾地转头，不敢置信地看向了姬姒。

难不成这个年纪小小的姑子，竟是早就料到洪水要来？！所以一连几个动作都恰好解了眼前之围？

就在这时，村民们的欢呼声传来：“大人！大人快看！”

卢子由连忙转头看去。

果然，那奔涌而来，夹着毁天灭地之势的洪水，大部分朝着土地庙所在的低洼地带泄去。转眼，洪水冲入了山涧，转眼，洪水冲垮了土地庙，转眼，那所有撞击着堤坝，眼看就要破堤而下涌入罗水村的洪流，被山涧和土地庙后的大片滩地分了势，在慢慢变浅，慢慢变缓！

本来，洪水已经齐堤，已经冲击得堤坝摇摇晃晃，这水势一泄，饶是最愚昧的乡民，也知道危机少去。

最初的狂喜过后，当洪水终于降落半米时，一阵阵哭声此起彼伏而来。

这是劫后余生的哭泣，这是死里逃生的喜悦！

卢子由也是喜笑颜开，他不畏死，却也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过死亡。此时此刻，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和新生的快乐涌上心头。抬起头，卢子由看到从小镇朝这里急奔而来的几个壮汉，不由抚须大笑起来。

几个壮汉扑向了卢子由：“卢公尚在，我等总算有面目去见谢郎矣！”“刚才千钧一发，真是骇破人胆！”“卢公无恙，当真是荆州之喜！”

围拥中，狂热中，欢乐中，卢子由也就暂时忘记了姬姒的存在，等他终于记起姬姒时，已是两个时辰后，那时洪水尽退。

那时刻，青山县令也到了，青山县所有的有文名贤名的人物也都到齐了，应酬过他们后，卢子由发现姬姒几人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青山县，不由有点失落。

.....

望着渐离渐远的青山县，孙浮等人无比感慨地看着姬姒。走了一会儿，庾沉记起一事，说道：“小姑，不是说要处理那一百亩良田吗？怎么这就离开了？”

姬姒正眺望着远处的青山，闻言她轻声说道：“不，我不打算卖了。”

她的话音一落，黎叔便高兴地说道：“正是应该如此。青山县的这一百亩良田，可是主母当年留给小姑的嫁妆。现在小姑只因姓庄的一句话，便要

拿出自家安身立命的嫁妆换银子供他游学，确实不合适。”更何况，那个姓庄的对小姑也不见得有多喜欢……

众仆的心事，姬姁自是不知道，她还在想着那场洪水。虽然以前的三场幻觉都印证了，可直到这场洪水也被验证，她才完全相信，自己确实可以看到旁人不能看到的东西。

姬姁一行人轻车简行，从青山县离开后，便径直朝荆州返回。如此半个月后，离荆州也只一半路程了。

这一天，天空澄澈，南风徐来，让人说不出的心旷神怡。

哒哒哒，一阵驴蹄声传来，庾沉喜笑颜开地叫道：“小姑小姑，咱们身后后来了一支队伍，我刚才爬到树上瞅了，那队伍挺了不得的，全都骑着马，一看就是武力过人的。”

孙浮这话一出，不只是他，姬姁等人也是喜笑颜开。眼看天就要黑了，要是能与一个拥有强大武力的队伍一起夜宿，那无疑要安全很多。

就在主仆几人说说笑笑时，孙浮口中的队伍到了。

人还没有到，烟尘先起，马蹄声更是轰隆而来。

姬姁等人连忙避到了路侧。

不一会儿工夫，八辆由雪白骏马组成的车驾出现在姬姁等人眼前。骑在马匹上的骑士，一个个高大轩昂、气势不凡。

这支队伍并没有前进多久，就在前方半里处停下来了。

看着那些人忙忙碌碌准备扎营夜宿，孙浮吐了一口气，小声说道：“小姑，我们跟上吧。”

姬姁“嗯”了一声，示意黎叔驶动驴车，厉声交代道：“待会儿过去了，你们不可因对方高贵便失了体面！”

孙浮等人连声应是。

驶了一会儿，驴车停下，姬姁刚刚提步，那支权贵的队伍中，飘来了一阵琴声。

姬姁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琴声，中正悠扬，动听无比，光是起调，便能让人心旷神怡、心生向往。

她呆了呆，继续提步。

那支队伍正围着火堆而坐，七八个高大的部曲正在扎营，两个婢女忙着晚餐。